

第44
福建地方戏曲叢書



(莆仙戲)

頂 磚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地方戲曲叢書

頂 磚

(莆仙戲)

朱宗福整理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章氏極不孝敬婆婆。一日，章氏為子阿爐娶親；媳婦瑞云，為人聰明賢慧，知章氏虐待婆婆，特帶來一塊七斤半重的方磚，叫阿爐頂在頭上，假意毆打阿爐。章氏愛子心切，見狀大驚。瑞云告以不但毆打阿爐，還要上行下效，學章氏虐待其婆的樣，毆打章氏。章氏聞言，方悟虐待婆婆的錯誤，全家遂和好。這是一出莆仙戲傳統劇目，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富有教育意義。

人物：李阿爐：簡稱爐。

章 氏：簡稱章。

婆 婆：簡稱婆。

媒 婆：簡稱媒。

瑞 云：簡稱云。

第一場 訓子

〔李阿爐上。〕

爐：（唱倒划船）

李阿爐是我名字，
七姑八姨都請到，
点灯挂彩开酒桌，
想來成婚虽熱鬧，
臉紅耳赤，
一边虽欢喜，
娘親她說有話要教我，

今天結婚大得意，
親戚紛紛來賀喜。
專等新娘花轎至，
可是我、見女人，
头不敢抬起。
一边又驚疑，
我当赶快找她去。

〔章氏喜氣洋洋地上。〕

章：唉，兒！

爐：媽媽。

章：我的寶貝，打扮起來就象個大人，又好看又大方。

爐：媽媽，你說結婚有什麼禮法規矩要教我，花轎就要來了，你快教吧！

章：哎喲，媽在里头跟姑阿姨談談笑笑的，把這件事都忘了！我的兒呀！（唱五更子）

結婚禮法一大篇，	拜堂之後拜祖先，
一舉一動要大方，	不要傻相丟媽臉。

爐：這個我知道，我一定把架子擺起來。

章：慢來慢來，還有。

爐：還有什麼？

章：哎喲，多啦！（唸數板）

要說那禁忌，	可以說半天，
現在來不及，	草草教一遍，
今晚酒後鬧洞房，	“撒帳”之後“抱出燈”，
要把新娘來抱起，	不要給人笑無能，
等到大家出房後，	丈夫架子就擺起，
態度要威嚴，	夾兩口“鴛鴦麵”，
睡覺前，	鞋子脫放“板架”頂，
若是她鞋放你鞋上，	這就犯禁忌，
睡覺要她睡舖里，	讓她以後好服氣！

爐：慢点，慢点，要是她睡床里边，我睡外边，她要是先下床，不是会从我身上跨过嗎？

章：那不要緊，傻孩子，这就是規矩。如果不这样睡，她以后就会不服你管，还会看輕你。

爐：她要是不肯这样睡，那怎么办呢？

章：她要是不听你的話，你就打她！

爐：那……（怕，欲跪求）那我不結婚。

章：（拉住）喲，等一等，为什么不結婚呢？

爐：你教的这些話，都是要我同她打架。你跟祖母，天天不是吵、就是打，連四鄰都不敢劝，我如果結了婚，那我們屋里都要变成戰場了。不，不，（欲跪）我不結婚。

章：（拉住）慢点，慢点，不要急，乖孩子，媽是听人說这个媳妇做人厉害，娘家势力又大，怕你不小心会給她看不起，才这样教你，不是要你們夫妻不和气。

爐：那照你說的話去做，夫妻可以和气嗎？

章：是呀，你照媽的話去做，以后才不会吃她的虧。

爐：好，我就試試看。

〔內声：哎呀，花轎到啦，去找新郎來拜堂呀！〕

〔人声喧嘩，鞭炮响。〕

章：（焦急地）哎呀，花轎來啦，儿呀，赶快躲起來，要給新娘的“轎头冲”着，就糟糕啦！

爐：好，好。（欲下）

章：（拉住）慢点！乖孩子，等下人家找到你，你要他請你三次

再出來拜堂，懂不懂？

爐：我懂。（急下）

章：現在我也該躲一躲了。（急下，婆婆匆匆上，與章氏照面）哼！冒失鬼，冲着冲着，你往那里跑？

婆：（胆怯地）孫兒結婚，我想去看看孫媳婦。

章：看孫媳婦這麼慌張！哼！要是你“轎頭冲”着，全家的生命就都害在你身上。（看婆衣服）你看，你看，一身穿得跟狗拖的一樣，你自己看看丟人不丟人！

婆：我沒有衣服可換，只這一身，叫我怎麼辦呢？

章：怎麼辦？示眾！辱死我！（高聲）還不給我進去！

婆：呵，是。（下）

章：哼，看你那付怪樣子就恨死你！

〔內聲：哎喲，新郎找來了，新郎找來了！拜堂呀，拜堂呀！

〔鼓樂聲起。

第二場 洞房

〔媒婆扶張瑞雲進房介。

媒：（對雲附耳說笑，旋出）請新郎進房！

爐：（上）好。（進房，羞赧）等等，我要出房。（欲出）

媒：唉，不要出來了，停下你媽會罵。（推爐入，媒關門，唸）左手掩柴扉，右手抱孩兒，明年生貴子，天賜麒麟兒。

〔爐偏促不堪，云暗笑。爐倒退，摸椅，低头坐下。媒婆下。

云：（唱慢青衖袄）

只見他羞羞慚慚， 定是老实不敢親近，
看他眉清又目秀， 不由我暗喜在心。

〔二人慢慢轉身，照面，又羞轉。云將桌上酒杯放擲出聲，爐一驚，轉身，見云，又羞轉。

云：（旁白）唔唔，我听人說，我婆婆时时虐待祖母，我故帶來一塊方磚，想跟他合作，点醒点醒婆婆。他这般老实，这，这……如何是好呢？（想）唔，还是我來作主。（欲喚爐，羞住。

將椅移爐身旁坐下，爐搬椅退，云跟上，爐又退，云再跟上，爐驚欲開門出，云急咳嗽兩聲，爐怔住）

云：（急中生智，牽裙，假意地）哎喲，这罗裙嶄嶄新的，怎么給撕了一个洞，（假哭）我不管，我不管！（移椅至原位，爐見狀，亦移椅至原處，俯頭視云裙，云乘机取爐帽，戴自己頭上，假意哭鬧）

爐：（背云面壁）喲，不要哭了，我以后再跟你做新的。

云：（故意地）唔……再做的我不要，我不要。

爐：到底怎么了？讓我看。看。（移身近云，看，云乘机將帽還戴爐頭上，爐一驚，二人照面，云羞笑）

爐：（笑）哎喲，你是假哭，你是假哭！

云：你現在也敢做聲了？

爐：（壓壓胸）心里安定了些。

云：安定了就好，官人呵！（唱青衖袄）

你我今夜已成親， 当念百歲好恩情，

男耕女織勤勞作， 家庭和順萬事成。

爐：呵！你肯這樣，我是很歡喜的，新娘！

云：唔，不是這樣稱呼。

爐：那麼，怎樣稱呼呢？

云：（羞赧地）要叫賢妻。

爐：好，賢妻！（接唱青衿賦）

三代只剩我一身， 勤勞做事望家成，

如今再得賢妻助， 那怕家業不轉興。

云：是呀。喂，官人呵，祖母愛惜你嗎？

爐：愛惜。

云：你媽呢？

爐：更加愛惜啦！

云：唔，祖母對待媽怎麼樣？

爐：很好，百依百順。

云：那麼，媽待祖母呢？

爐：那……我說不來。

云：為什麼說不來呢？

爐：我不知道，我只曉得我時常看見祖母，不是在屋里哭，就是在灶下哭。

云：唔，你看她那麼哭，傷心么？

爐：怎麼會不傷心呢，我看見她哭，自己還掉了不少眼淚哩！

云：你有問過她，到底給誰打罵沒有？

爐：問是問過，她不敢講，只說給媽聽到会把老命丟掉。

云：憑你这样說，她是給媽打罵的了？

爐：那……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

云：唔，媽打罵祖母，你看好不好？

爐：那不用說，是不孝，还好什么！

云：你看見過媽打祖母沒有？

爐：看是看見過，我一劝阻，媽就要撞死賴我，我也沒有办法。

云：唔，我如果有办法使媽媽悔過，你喜欢嗎？

爐：那不但喜欢，還要跪你面前拜一百拜。（拜云）

云：（急扶）等下給人看見，又說丈夫倒來拜妻子了。

爐：那怕什么，你有这样本領，我應該拜的。（又拜）

云：（扶）等等，且慢拜，这事還要賴你協助，才能成功。

爐：你要我怎样協助，快說出來吧。

云：好，我就說。

爐：你說，你說。

云：官人呀！（唱金鵝曲）

為使婆婆心腸轉，

特地帶來一塊磚。

爐：你帶來大磚，做什么用呢？

云：壓在你的頭上。（接唱）

等媽打罵老祖母，

你跑進房內把門關。

大磚壓頂跪地下，

假裝挨打哭叫喊，

媽她聽到必然來，

老祖母就不會受禍端。

爐：唔，媽來了，你怎么办呢？

云：我当然有話答应她，只問你做得到做不到？

爐：行，我做得到。那磚有多大？現在那里？給我看。

云：大磚七斤半，（取磚）在这里。（放爐头上）

爐：（笑）呵呵，好重呵！（二人笑，幕下）

第三場 責 婆

〔章氏上。〕

章：（唱青歌）

为我儿現已成親， 心里暗暗喜不勝，

怕只怕媳妇厉害， 使我挂慮难安枕。

（白）我家三代，就剩阿爐一身。且喜長大成人，結婚也有兩天了，听說媳妇为人聪明厉害，使我心里大大不安。只怕我儿过于老实，受她欺侮，那时候地翻做天，連我也要給管教下去。我現在去把雞肉热一热，捧給孩子做点心吃，乘机再教訓他几句，免得以后被媳妇看輕。（下）

〔李阿爐得意地上。〕

爐：嘻嘻！人說养儿不盼他長大，一長大就会听老婆的話。到現在我才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了。（唱主云飛）

夫妇和气， 实是有情， 有情又有义，

說起我老婆， 聪明又伶俐，

嘻，一心为家庭， 大大識道理，

得这好妻子， 家庭包和气，
我那母親虽不孝， 想她也会回心轉意。

章：（內声）哎喲，老鬼呵，你想死啦！

婆：（內声）哎喲！（唱拉主云飛）

含血噴人！

〔婆婆匆匆跑上，避爐背后。章氏持棍追上。爐忙阻。

章：（大怒地）啐！（接唱）

偷食鷄肉不象人！

今天打死你， 我才肯甘心。

婆：哎喲！（接唱）

因何这样不明， 天良真喪尽，

冤枉老人， 冤枉老人罪非輕，

神明做見証， 你是何居心。

章：什么，你沒偷鷄肉吃？閻王面前你都要賴！寶貝你走开，
当心給我打着。（舉棍欲打婆）

爐：（阻）媽，算了，算了。

婆：僥幸！天地知道，我活到这么老大年紀，嘴里沒有一个牙齒，那里能咬鷄肉，那鷄肉明明是貓偷吃掉的，硬冤枉是我。

章：那鷄肉炖的很爛，不用咬都吞得下去，你是餓鬼、餓囚犯，不是你偷吃还有誰，你还要賴！（欲打，爐力阻）

爐：祖母，祖母，快跑到你房間里去，把門門起來！

〔婆婆下。

章：你跑，你跑，我看你跑到那里去！（对爐）走开！你要我撞死賴你！（追）老鬼，你躲不了！（下）

爐：糟了，糟了！（圓場，二道幕啓，臥房）快点，快点，外面吵起來了，外面吵起來了！

〔瑞云忽上。〕

云：吵起來了？快关门！（爐入，云門門，取磚）

章：（內声，打門）老鬼呵，你开不开門？

婆：（內声）哎喲，媳妇，饒饒我的老命呀！

云：（急將磚頂爐头上，假打爐）快大声哭，快，大声！

爐：沒有痛，我哭不出來。

云：唉唉！（焦急地躁脚，誤躁爐脚）

爐：哎喲，（跪）我的脚呀！

云：唉唉！（心痛地擦爐足）

爐：（唱快扑灯蛾）

痛实难当，

兩眼泪汪汪，（云替爐拭淚）

为着家和气，

只得來假裝。

〔章氏持棍上，偷听。〕

云：（低声）有人來了，有人來了！

爐：（故意地）哎喲！

云：（假罵）啐！（接唱快扑灯蛾）

是你少家教少家教，

做事太草包，

打你不許叫！

爐：哎喲！（二人示意，听門外动静）

章：（旁白）唉呀，逆天、逆天，原來“天火”給我娶到家了，
還未曾“出廳”就在房里打丈夫，明天出了“廳”，連天
她都敢拆下來！

云：（對爐）哼，冤家，你說話還敢不老实！啐！

（章伏門縫看）着打！（接唱）

這是你、這是你， 做事太狂妄，

今天打你見閻王！（假打，二人暗笑）

章：（旁白，心痛地）罪過，罪過，她要是雷公，連天地都敢打下
去！我兒跪在那里不說，還拿那麼大的一塊方磚，壓在我
寶貝的頭上，我兒子的脖頸都要給她壓斷了！（急打門）開
門，開門！

〔云與爐附耳。〕

云：那個？

章：是我，快開門來！

爐：哎喲，媽呵！（唱七字扑燈蛾）

你討媳婦將我折磨， 這樣拷打我實難當，

章：（心痛地）我兒，快跟她拚一拚吧！

爐：她厲害得很，我拚她不過！（接唱）

一身被打如“色魚”， 頭頂大磚七斤半多。

章：僥幸，鉄打的心肝，那樣惡毒！敢用七斤半重的大磚壓在
我寶貝頭上。快開門！

云：開門做什麼？

章：我要進來。

云：干嗎？

章：要問你几句話。

云：要問什么你就問，何必開門。

章：啐！（接唱）

你做媳婦無管教， 拷打丈夫真不孝，
三從四德全丟掉， 大磚壓人恨難消。

〔章推門，云用椅抵住，叫爐起，心痛地摸爐膝。〕

云：是他不學無朮，所以我才這樣管教他。

章：嘿，他是我生的兒子，用不着你來管教。

云：是你生的兒子，是我的丈夫，我怎么管不得。

章：罪過，罪過，天下古今沒有見過你這樣的女人！

云：你沒有見過，我倒見過比我更出奇的。

章：你到底開不開門？

云：不開，不開，你推門我就再打！（假打，章偷看，被云遮住，不敢推門）

爐：哎喲，媽呵，你千万不要推，你一推我就沒有命了。

章：（无可奈何地）唉，兒呵，媽教訓你的話你都不聽，因此才被她欺侮。

爐：媽呵，你教的那些方法，我通通用過了，只是她的辦法比我的還高明，都給她收服了去啦。

章：（捶胸）唉！

云：（對章）唉？都是你的好家教，他才會在這裡頂大磚。

章：唉，你敢這樣無天無地地譏笑我？

云：我无天无地，誰又有天有地？

章：啐，你真要把我气死了！（推門，云又假打爐）

爐：哎喲，媽，你千万不要推門呀。

章：儿啊，你怎么不起來跟我開門呵？

爐：我不敢開，開，她就要把我打死啦！

章：惡婦，你……你再打……我就要撞死賴你。

云：撞死了也有你儿子償命，我是自自在在的。

爐：媽，不要撞吧，她把罪過推在儿身上，我是吃不消的呀！

（叫）哎喲！

章：儿呵，你还是跪在那里嗎？

爐：是呵，我膝盖都跪得流血了，哎呀，我的头更不得了啦！

章：唉，你的头怎么样了？

爐：头給大磚压住，痛呀！

章：怎么，大磚还压在你的头上？

爐：是呀！

章：哎喲，我的心肝寶貝，可憐呀，唉！（哭）惡婦，你敢用七斤半的大磚压在我儿头上，你真是目中無人。

云：不是我目中無人，這七斤半大磚是我帶來的家法，專治那些不尊長上的人。

章：你敢說这样的话！自古道“入姑門、听姑法”，那能讓你七斤半大磚亂來呢？

云：对呀，对呀，当然要“入你門、听你法”，你們的家規，是做媳妇的虐待婆婆，我这七斤半大磚，还没有压到你的

头上去呢，哼！

〔云、爐偷听。〕

章：唉！（大驚，唱叫、豕木儿）

听此言好似当头一棒， 令人想起心徬徨。

（白）唉，这……这是我自己不对，是我自打嘴巴，这……
这如何得了！咳！（接唱）

追思往事， 是我蒙朧，

不孝婆婆， 理說不通。

〔章想，云与爐附耳。〕

爐：（假哭）唉，祖母吓，你來救救孙儿呀！

章：（旁白，痛悔地）唉，婆婆，婆婆，这是我不对！（轉对云、爐，
云、爐暗笑）你們不要再吵，我……我……唉！（唱归朝欢）

此时如果不悔过， 上行下效苦难磨。

〔章急下。〕

爐：走了，走了。

云：快点开门跟去，万一她去尋短見就不好了。

爐：对，对！（开门，帶磚出，云跟，爐阻）等，你还未曾“出
廳”，不要出來。

云：唉，这时还顧什么礼法，快走吧！

爐：好。（同下）